

陳冠明 孫愔婷 撰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

傅璇琮題

外一種 杜甫親眷交遊年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冠明 孫愔婷 撰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

傅璇琮題

外一種 杜甫親眷交遊年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外一種/陳冠明,孫榛婷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ISBN 7-5325-4444-3

I. 杜... II. ①陳... ②孫... III. ①杜甫(712 ~
770)-人物研究 ②杜甫(712 ~ 770)-家族-史料
IV. 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54434 號

魯東大學出版基金資助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

外一種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表

陳冠明 孫榛婷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歲時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顯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7.125 插頁 4 字數 400,000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7-5325-4444-3

I·1879 定價: 4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陳冠明，
字元亮。浙
江寧波人。
1952年7月
生。畢業于



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歷任助理研究員、副
研究員、副教授、教授。現任魯東大學漢語
言文學院教授、副院長，分管教學。從事中
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及文學文獻學研究
與教學；專力從事譜牒研究，撰有《文章四
友年譜》（蘇味道、李嶠、杜審言、崔融）、
《初唐三經師年譜》（孔穎達、陸德明、顏師
古）、《許敬宗年譜》等。

孫愔婷，
上海市人。
1952年10月生。
畢業于安徽師
範大學中文系。



歷任館員、副研究館員。現任魯東大學圖書
館副研究館員。從事圖書館學、辭書學及索
引研究。參撰《中國文史詞典》、《中國大書
典》、《杜甫大辭典》等。

序

陳尚君

二十多年前，因為協助編輯本系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見到楊廷福先生的《杜甫交遊考略》，覺得不失為一項有意義的課題，只是僅以一篇文章兩萬多字的篇幅來論列，似乎遠遠不夠，羅列既難以全面，考證也難以深入。近日陳冠明先生將他與孫懷婷女士合作完成的大著《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杜甫親眷交遊年表》打印稿寄給我，希望我提出批評意見，並請我寫段文字冠於書首。這使我既為有機會先期讀到他們的大作而感到快慰，又為自己對此素無研究，難以寫出真切的體會而感到惶恐。我與陳冠明先生相識多年，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學術聯繫則比較頻繁。他先後任教於安徽師範大學和煙臺師範學院（現改名為魯東大學），學校圖書條件雖然不太適合做基本文獻研究工作，但他始終不渝，孜孜以求，硬是做出了一系列有意義的工作。對此，我是十分敬佩的。同時，我也覺得，他是一位執着求道的學者，於友朋中各種不同學術見解，都能够誠懇接納，妥善處置，不苟且也不執拗。因此，即便我所述有不妥當處，不能傳達他的真正意蘊和成就，大約也可以得到他的諒宥和理解。

唐代是士族社會，每一個士人都生活在特定的人事關係中，其一生性格的形成、生活的氛圍、事功的成就，都離不開這樣一種特定的人事背景。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如此。正如傅璇琮先生

在《唐代詩人叢考》自序中引丹納《藝術哲學》後所作的分析一樣，一流大家的成就，是與一大批二三流作家的努力分不開的。他的見解，引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研究唐代文學的學者對於唐代各種層次作家生平、作品及其文學成就的多方面探討，取得了學界公認的成就。同時，再偉大的作家，也無法脫離特定的人事氛圍，由他五服內外親屬以及師友、同僚、門人，還有形形色色他樂意或不樂意打交道的人物，由此組成的各式人等，影響甚至決定了他人生的生命軌迹。從宋代以來，本着知人論世的宗旨，學者為重要作家編撰年譜，以期弄清其生平大概和作品寫作的時序，並藉此討論其一生的成就事功和作品寓意，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於要將其一生所涉及的人事關係全部弄清楚，則一般學者很少涉及。原因大約是小作家資料少，常常無法弄清原委；大作家則資料太多，其交遊的重要人物另有極其豐富的文獻，難以概述；一般人物則記載罕聞，無從考證。其實，這些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從年譜的體例來說，本書下半部《杜甫親眷交遊年表》，將杜甫生平有關人物的生平事迹排出約一百六十年間的年表，弄清了自杜甫祖父杜審言以下的幾百位人物的生平情況。我們據此可以知道，在杜甫生命的每一個時刻，與他有關的其他人正在做什麼。年表羅列的相關人物涉筆中，最後的是元和間劉禹錫在朗州的朋友董頌，時距杜甫去世已近半個世紀。這些研究，當然有其特定的價值。僅從譜例來說，冠明先生的著作也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據冠明先生見告，原本計劃寫《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和《杜甫親眷交遊年表》兩部書，因為兩書內容相近，且具有互為參據的價值，因而聽從出版社的建議，合為一部書出版。雖然因此可能有些地方徵引同一資料而不免有所重複，但對於讀者來說，合為一書是更為方便了。因為本書中涉

及的人物太多，各人行年又頗紛陳，如果編出人名索引，可以更便於讀者的利用。

本書可以見出作者梳理文獻的良好能力。杜甫存詩多達1454首，加上兩卷文章，以及其先祖及其朋友詩文所涉及的人事記錄，要完全弄清楚談何容易。對此，作者仔細地閱讀原詩，仔細地排比文獻，羅列出494人的大名單。而對於一人而有不同稱呼者，也都作了仔細的歸併。儘管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個名單中的一些人只是在杜甫詩中出現的當代人物而已，比方楊貴妃姐妹，杜甫可能只在街角遠遠地看到過。再如《哀王孫》中的“王孫”、《入衡州》中的“猶乳女”之類，並沒有留下名姓，但搜求至此，真可以說是竭澤而漁了。遺漏的，印象中好像僅有我在《全唐詩補編》輯自《古今歲時雜詠》的那首《寒食宴蘇二宅》之蘇二了。

爲了考清杜甫親眷交遊人物的生平經歷及其與杜甫的特定聯繫，作者廣稽文獻，作了很可貴的努力。如兩《唐書》、《資治通鑑》、《全唐詩》、《全唐文》等基本文獻，利用得比較充分，自不待言。其他如筆記小說、地志碑帖、書目金石，以及歷代學者注杜的著作，也有認真的查考舉證，因此而得以仔細辨析，恰當敘述。在此特別要指出的是，本書於清末以來的石刻文獻，有較充分的利用，因此而使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得以解決。比如杜甫在湖南曾投詩的衡州刺史陽濟，就因徵引陽濟夫婦墓誌而得以弄清了他的生平。墓誌中關於陽濟在臧玠之亂平定後受處分降職的敘述，對於瞭解杜甫大曆五年五六月後的生存環境也有重要價值。有時徵引新出墓誌並沒有一一加以羅列，如關於鄭虔生平介紹的部份就是如此，大約是怕增加篇幅的緣故。當然可以補充的也還有。比如在陝西西安出土的《大唐故左威衛將軍贈陳留郡太守高府君（元珪）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113》),署“國子司業蘇預撰”、“太子率更丞、翰林院待詔顧誠(前書誤錄作“誠”)奢書”,雖然沒有提到杜甫,但此志作於天寶十五載,正是杜甫與蘇源明、顧誠奢來往密切時,可信是他朋友圈內的事情。我曾懷疑杜甫《故武衛將軍輓詞三首》,就是悼高元珪之作,“武”字很可能是後人避後周郭威諱而改,當然僅屬推測而已。高元珪是高力士之兄,墓誌傳達的信息也是可以玩味的,至少可以為杜甫晚年詩《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追述早年同醉長安之事增一佐證。順便說到,近代以來,在杜甫家居和生活過的洛陽、偃師一帶,出土的唐代墓誌數以千計,但杜甫家族似僅出土過其叔父《杜并墓誌》,印證了史書所云其為父報仇而死的史實。相對於杜甫所出的襄陽杜氏世系的基本清晰而言,杜甫母族崔氏、妻族楊氏,迄今沒有見到任何有關石刻的出土,因此而有其外族和姻家的情况,至今僅能推其大概,難有準確的記錄,這是十分遺憾的,希望不久能看到新文獻的問世。

當然,因為涉及問題太多太廣,作者為篇幅所限,不可能對各類大小問題逐一展開論列,不免時有言而未盡之處。同時,作者又有意不循舊說,提出新解,因而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地方仍有一些。比如上編專列《宗族行年考》一節,考證杜甫詩中稱為從叔的杜鴻漸,稱為從弟的杜亞、杜位,稱為從子的杜佐,稱為從孫的杜濟等人。杜甫如此稱呼,似乎總有一些親情包含其間。但從唐代風習來說,對於同姓之上司、同官、友人,喜歡如此稱呼,用現在的話說叫套近乎。由於以上這些人物的家族世系基本都可以弄清楚,其家族聯繫已經遠遠超出五服之外,因此而稱為“宗族”,似乎稍微有些勉強。再比方關於杜甫妻楊氏生平的考證,本書已經非常詳細,但僅根據杜甫詩中在大曆二年出現了有山妻的提法,而不再提到老妻,因此而認為楊氏於大曆二年卒於夔州,並經薛十二撮合,另娶山妻。此說似未經前人論及。記得

二十多年前，聽本師朱東潤先生談《杜甫敘論》時，注意到杜甫入湘南行的詩中提到船上有嬰孩的哭聲，爲其生母是否爲楊氏，還特意請教過瞭解婦女生育年齡的專家，以確定古代年過四十的女性的生育能力。自長沙南行船上的嬰兒所屬，當然涉及杜甫晚年有無納妾的可能，雖然難有結論，但楊氏死在杜甫身後，應是前此一般學者的認識。楊氏去世時四十九歲，與杜甫結婚在天寶間，比杜甫年輕十多歲，是完全可能的。筆者以前對杜甫晚年生平也作過一些梳理，印象中在杜甫詩中並沒有輓妻悼婚的內容。以杜甫之真情至性，以其夫婦的伉儷情深，即便有妻亡另娶的可能，而在其後的數百首詩之中，竟無一語道及，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此外，我還想提出，本書最特出的優點是尊重史料，一切論斷都從最原始的文獻中得出，且爲節省篇幅，擇要徵引，簡明得當，要言不煩，敘述也多精當穩妥，頭緒清晰，結論可靠。稍感缺憾的，是對前人已作的研究，徵引和商榷都還不夠，特別是海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績。在此提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2002年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接待我的佐藤浩一君是已故松浦友久教授的門人，專門研究杜甫，在他發表的幾篇論文中，就有《杜甫的“義姑”京兆杜氏——以〈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銘〉爲中心》。在他那裏，我見到臺灣陳文華教授的著作《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11月），其中第一篇就是《家世之探索》，對於杜甫父系、母系和弟妹子女有比較詳細的考訂。2004年末，我在臺灣任教期間，有便到淡江大學作短期講學，有幸見到陳文華教授，承他見贈該書及由他主編的2002年淡江大學主辦的杜甫誕生1290年研討會論文集，後者所收如臺灣大學歐麗娟教授《杜甫詩中的親子關係與教育觀》，也與冠明先生的研究有一些聯繫。就我在海外訪問的感受，海

外學者有關杜甫研究的成果極其豐富。儘管因為我不專注於此，並沒有具體的積累，以上所舉也僅是大海一勺，但我深切地感受到，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局限，內地學者無從瞭解海外漢學研究的完整面貌，極大地限制了學者的研究視野，隔絕了對於已有成果的參考利用，因而造成的結果，就是即便最優秀學者的著作，也常難免漏略海外常見而又最重要的論著的稱引，這是十分遺憾的。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到：“中國許多大學都提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真要實現，就要從圖書館藏書和服務的國際一流着手。文科研究花不了太多錢，是長期以來上下一致的看法。其實即便像中國學這樣的本國學術研究，不及時而全面地瞭解國外的研究成績，終難免管中窺天，落於人後。”（《在早稻田看書》，《文匯報·筆會》即刊）這雖然與冠明先生的著作無關，但却是國內學者著作中常見的遺憾，而且絕非個別作者的責任。我願意借此提出，希望能逐漸有所改變。就我對本書的閱讀來說，由於堅持從文本閱讀解析出發，冠明先生的許多結論與海外學者的研究結論大端相同，雖有細節的出入，並不影響結論的可靠。

冠明先生稍長於我，現在正是精力旺盛可以出成果的時候，衷心希望他在學術上取得更多新的建樹！

2006年4月2日於上海武川路寓所

目 錄

序	陳尚君	1
---------	-----	---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凡例.....	3
壹. 杜甫家人行年考	9
貳. 杜甫宗族行年考.....	24
叁. 杜甫親戚行年考.....	31
肆. 杜甫交遊行年考.....	50

杜甫親眷交遊年表

杜甫親眷交遊年表凡例.....	253
杜甫親眷交遊年表.....	257
後記.....	489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暨年表人名索引.....	497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暨年表人名索引.....	503
四角號碼筆畫索引.....	538

杜甫就養交游行年考

傅璇琮題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凡例

一、本考分為四個類別：《家人行年考》、《宗族行年考》、《親戚行年考》、《交遊行年考》。“家人”是指有血緣關係之同宗，如祖孫、父子、兄弟及其妻室；“宗族”是指五服之外從親；“親戚”是指杜氏外家外祖父母及諸舅、姑父母、姨父母、諸妹及妹婿、姑表親、姨表親等；“交遊”是指杜甫一生中所交往、接觸之人，既有摯友、故交，亦有一面之交，以及杜甫詩文中所涉及之相關人物。

二、杜詩研究，是唐詩研究一大宗。自宋代以來，最為繁多，玉几山人刻《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足以說明宋代以來“杜甫熱”。今存杜甫詩歌，有 1500 多首。注家極多，舉其著者，有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王嗣奭《杜臆》、錢謙益《錢注杜詩》、仇兆鰲《杜詩詳注》、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等。各種注本版本尤為繁多，本考以中華書局出版排印本仇兆鰲《杜詩詳注》為底本，參酌其他各本。

三、本考條主立主目範圍如下：

1. 杜甫詩文篇目中，凡贈答、唱酬、送別、簡寄、留題、陪同、留宿、餞飲、懷思、呈獻、過從、指示等所涉及之人物，此類人物占本考絕對多數。

2. 杜甫詩文正文中所涉及之當代人物，此類人物占本考相

對較少。如《赤甲》詩云：“荊州鄭薛寄詩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鄭”、“薛”、“郗”、“岑”、“郎中”、“評事”等皆是。

3. 杜甫集中無任何信息，而在他人作品中有相關信息。如任華《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謁叔父序》，據本人所考，“杜正字”即宗武。上元二年（761），杜甫在成都，與任華有交往。任華《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謁叔父序》：“吾見驥子齠髫之時，愛其神清，知其才清，今果爾也。”按《韓詩外傳》卷一：“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後因以“齠齒”為八歲。驥子，宗武小名。任華又有《雜言寄杜拾遺》，更為直接證據。

4. 在同一時間、地點參與同一活動者。如盧象，天寶四載，左遷臨淄郡司馬。夏秋間，與臨淄太守李某、杜甫、李白、高適等陪北海太守李邕等在郡相會。李邕有《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詩，杜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亭對鵲湖》詩，李白亦有《上李邕》、《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詩，高適有《奉和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陰亭》、《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鄭太守》詩，象有《追涼歷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喬木》詩，一本題上有“同李北海”四字。

5. 文獻有相關記載。如戎昱，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六說：“大曆十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起、司空曙之于王維，戎昱之于杜甫，其尤著者。”昱有《耒陽谿夜行》詩，自注：“為傷杜甫作。”更為直接證據。

6. 文獻無相關記載，但經本人考證以為與杜甫有交遊。如樊晃曾與杜甫交遊，理由是：一，其《杜工部小集序》敘及杜甫生平，瞭如指掌；二，又敘及杜甫之子宗文、宗武近況；三，序中對杜甫之死有“痛矣夫”之語，似為至交，非一般交遊；四，杜甫卒後第二年，即大曆六年，晃即編集《杜工部小集》，亦可證非一般交

遊。本考即以以上四點立目。

但有些記載則不予立目，如[韓]白隱禪師《寒山詩闡提紀聞》引《編年道論》：“山谷或時侍晦堂，而道話之次，晦堂云：‘庭堅今以詩律鳴天下也，為寒山詩者賡韻得和否？’魯直答云：‘昔少陵一覽寒山詩，結舌耳。吾今豈敢容易可和韻哉！’晦堂俯首之。”晦堂即寶覺禪師。《編年道論》即宋釋祖琇《隆興編年通論》。寒山子生於開元年間，卒於寶曆、大和年間。前一階段，與杜甫同時代，但除此之外，無任何旁證，無法進一步證明與杜甫有交遊。

四、本考條主立主目原則如下：

1. 杜甫詩文明確稱姓名者，即以姓名為主目。如《送裴二虬作尉永嘉》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等詩，即以“裴虬”為主目；

2. 詩文末明確稱姓名，但能確知其姓名者，亦以姓名為主目。如《戲作花卿歌》，又作《贈花卿》詩，“花卿”即花驚定，即以“花驚定”為主目；

3. 一人有數名，以與杜甫交往時之名為主目。如柏貞節，初名茂林，又作茂琳，永泰二年（766）八月，更名貞節，杜甫同年至夔州，為作《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故以“柏貞節”為主目。終生交往者，則以後來定名為主目。如蘇源明，初名預，寶應元年（762）四月，皇太子豫即位，是為代宗，避皇帝嫌名，更名源明，廣德二年（764）卒，則以“蘇源明”為主目；

4. 皇帝以廟號為主目。如“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等；

5. 僅知姓氏而名未詳者，一律在姓之後加“氏”字。如“裴氏”、“鄭氏”等；

6. 女性姓名未詳者，以其封號為主目。如“鄧國太夫人”；

7. 僧人以法號為主目；法號未詳者，標明“法號未詳”；

8. 姓名未詳者，以杜甫詩文所稱立主目。如西鄰婦人，姓名未詳。杜甫《又呈吳郎》詩：“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據以立主目；

9. 姓名不可考者，有排行者則以排行為主目。如《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又有《又呈竇使君》詩，則以“竇十五”為主目。無姓名、排行等，則以官名為主目。官名有實指，有泛指，則以實指為主目。如《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贈李》詩，即以“李梓州”為主目；

10. 同一人而稱呼各異，分別以名、字、排行、號、稱謂、官爵等為序，泛稱如“公”、“郎”、“生”等列於最後，以第一序號為主目，其他為輔目；官爵以時間先後為序；生卒年括注於最後。如：

嚴武 嚴八 嚴閣老 嚴使君 嚴中丞 嚴侍郎 嚴大夫 鄭國公 鄭公
嚴鄭公 嚴公(726—765)

11. 条目名称相同，僅知姓氏而名未詳者，主目後加附注以作區別。如：

李判官 朔方判官

李判官 劍南西川判官

12. 凡有異文而不可確考者，並予立目，以正文為主目，異文為輔目。如：

王十二 王二十 排行第十二，一本作二十。

13. 凡有異說而不可確考者，並予立目，以正說為主目，異說為輔目，並互為參見。如王大，杜甫有《漢川王大錄事宅作》詩，朱鶴齡注以為即《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詩中之“王錄事”，仇兆鼇注以為“別為一人”。本考“王大”、“王錄事”